

目錄

第一章	文玲	6
第二章	人生「新紀元」	47
第三章	轉機	109
第四章	患得患失中滋長	168
第五章	當兵	262
第六章	告白與陰影	309
第七章	展開	339
第八章	新出發	369
第九章	圖謀	393
第十章	託孤	463
後記一	源起	563
後記二	成長	578

第一章 文玲

時間如逝水，晝夜不舍，轉眼已是高三下學期了，離考期僅剩不到半年時間。經一年半來，風雨如晦，謝儒慧每日的八小時練琴從不間斷。媽媽買的公寓在四樓，謝儒慧占用正面最大的一間房，有落地窗連接陽臺，鋼琴與大提琴都在此練習。鋼琴就在落地窗旁，房中央就是大提琴與譜架。最裡面的角落則是謝儒慧鍾愛的Pioneer（先鋒牌）音響擴大機與落地燈。

謝儒慧常常深夜就在鋼琴旁或有時在陽臺聽音樂。夜半無人私語時，只有落地燈的黃光，映著音響組合，畫面好看極了，端著咖啡聆聽調頻電臺（FM）的音樂節目，能不美嗎？對此美景與從小夢想的生活，謝儒慧在驚嘆與感恩之餘，其無可救藥的多愁善感又讓他無來由地升起憂鬱之心，擔心好景不常！

這天謝儒慧如常練琴時，不經意地注意到有一家人正搬入對面公寓五樓，觀其家具中竟然也有鋼琴，遂引起謝儒慧的好奇與關注。到底鋼琴主人是誰？不久後就常聽到對面五樓有小提琴聲傳出，大約都是拉同一曲調，聽起來似曾相識好像聽過可又不確定是甚麼曲子，只大約猜想應該是某一曲子的呈示部的主旋律。從此，謝儒慧開始不經意地等待小提琴聲的出現並注意其琴音的變化；漸漸地，二個月過後，謝儒慧理出小提琴聲出現的時間約莫是下午四點到四點半左右，大約是謝儒慧該準備去上學的時間。

對面五樓的格局，正面是陽臺，陽臺大門連接公寓樓梯，陽臺經落地窗進入屋內客廳。因此，每次有人進出家門，都要經過陽臺，而謝儒慧都能清楚地看到並觀察這家人。他注意到每天下午四點左右都會有一女生，

約莫二十歲左右，揹著小提琴從馬路轉入巷子然後進入對面公寓大門，接著就進入對面五樓的陽臺。不久之後，熟悉的小提琴音即接著出現，由此可知小提琴就是她演奏的。

從此每天四點左右，謝儒慧就在等這位小姐出現在對面五樓陽臺，他都是既靦腆又熱切地偷看對面陽臺，有時裝著很認真練琴，或很優雅的休息聽音樂，然後不經意地瞧向對面；而謝儒慧也察覺到對面這小女生也常注意觀察謝儒慧這邊，每次進出家門時她也都會不經意地往謝儒慧這邊瞄幾下子，有時也駐足聽一會兒謝儒慧練琴，時而點頭讚許，時而莞爾惋惜。

就這樣，他們不認識的兩人卻常常注意對方的舉動竟成常態；有時謝儒慧故意獨自一人或與姐姐在陽臺喝咖啡聽音樂高談闊論，有時對方也常兩三人在陽臺聊天、東張西望，眼神則時不時地飄向謝儒慧這邊。

有次謝儒慧趕著上課很認真地趕進度練琴，突然抬頭竟看到對面的小姐也正關注地看自己練琴，心裡撲通撲通又緊張又竊喜。二人竟然就這樣神交了三個月，彷彿二人一早醒來就想看對方在做甚麼。謝儒慧也跟二姊謝儒瑩提到對面這位佳人，謝儒瑩也常以此揶揄謝儒慧，並常常尋弟弟更新目前狀況。

似此情景，二千年前的詩經就有此情境的詩篇〈蒹葭〉描述之：「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只不過今日無河水，而伊人就在馬路的那一邊。（案：蒹葭即蘆葦。）

又過幾日，已是四月中，離大學入學考試百日左右。適逢期中考周，因昨日考試，隔日停課一天，所以謝儒慧這日不必趕上學。練完琴後即打開音響收聽調頻音樂網的軍中電臺，每天下午四時起是古典音樂時間。他刻意地選在陽臺，邊聽音樂邊喝咖啡，享受悠哉的暮光，同時目光偷偷且規律地掃向馬路與對面公寓；正納悶時鐘已過四點二十分，今日怎不見「在水一方的伊人」？突然，咦，電臺音樂傳來的不就是「伊人」每日必練的曲子？原來是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

謝儒慧遂專注於音樂的旋律與節奏；有如泣如訴的不捨、有撕心裂肺的決絕、幾個快速連續的和弦有如心靈深處的吶喊，真不愧為四大小提琴協奏曲之一。謝儒慧一下子就被拉進深沉的共鳴中，不禁回想及映照對面女孩平日的練奏；他覺得女孩的演奏在如泣如訴的部分還可以，決絕則嚴重不足，或許是功力問題，又或許不是，然而歷練應該是遠遠不足的，畢竟她太年輕了；連續快速和弦的部分則明顯是功力問題，然而，對於這大師等級的部分，又有幾人沒有功力問題呢？

正沉吟間，突然聽到一聲：「喂！」謝儒慧猛抬頭循聲望向對面五樓，咦，這不就是伊人在望？「她何時回來了，我竟不知道？」沒錯，就是那位可人的小姐，小提琴仍揹在肩上，在對面陽臺隔空叫喚謝儒慧！竟不知她何時已回來，在陽臺望著謝儒慧多久了？

謝儒慧既興奮又緊張一時竟不知該說些甚麼只呆呆地望著她，女孩眼睛大大地看著謝儒慧，似笑非笑地等謝儒慧開口。他們倆雖然已秋波往來神交三月之久，謝儒慧卻從未如此從容正面地端詳這位久慕的伊人。映入眼簾的是又圓又大又黑的眼睛、秀氣的鼻子、費雯麗的下巴與嘴唇、及肩的秀髮綁著馬尾、頭上髮箍烘托漂亮的額頭、健康的白皙皮膚，總而言之，美極了！

女孩看謝儒慧只呆呆地望著自己，一時雙頰微紅，微一抿嘴莞爾道：「喂，呆呆地看甚麼啊？就是叫你啦。你每天那麼認真地又拉大提琴又彈鋼琴是要考音樂系嗎？」

謝儒慧終於回神了，答：「是啊，不好意思吵到你了？」

女孩爽朗地回：「哪會啊，那我也每天拉琴，不也吵到你了？我叫李文玲，文章的文，玲瓏的玲，你呢？」

謝儒慧：「我姓謝，叫儒慧，儒家的儒，智慧的慧。」

李文玲：「哇，真好的名字，令尊真有學問。看你樂器的配置，應該是主修大提琴，副修鋼琴？可是你鋼

琴比大提琴好喔。」

謝儒慧笑答：「妳真內行，不瞞妳說，我大提琴才學一年多，可是鋼琴競爭太厲害，所以就選大提琴了。」

李文玲：「不過，我聽你大提琴扎根很好，聽過你運慢弓又穩又長，過弦很順，十二個大小音階音都好準，比我拉小提琴還好。」

謝儒慧不好意思：「哪裡，不敢不敢，我聽你的小提琴才好呢。」

李文玲：「你現在練的那首應該就是自選曲吧？今年就要考了？我覺得你拉得很穩健，音色也很好，光這兩三個月就有好大的進境，我覺得應該沒問題。倒是你的鋼琴，每天變化好大，有時候很不錯，有時候很亂。你每天練琴時間好長，有七、八小時吧，會不會太長了？我常聽你一開始時琴彈得還不錯，一個多小時後就開始亂彈了。練琴時間很長，未必就有效果，有時反而有害無益，不如分段練，穿插休息，每次都是最佳狀態來得好。」

謝儒慧暗自心驚，心中嘀咕：「哇賽，她是老師嗎？原來她有時候都在家，我竟然都不知道。」遂大聲道：

「哇賽，好專業，妳是老師嗎？感謝，受教了。」

李文玲笑道：「不好意思，賣弄了，我是老師，但不是音樂老師。我去年剛畢業，現在女師附小教書，小二班導。」

謝儒慧臉現驚訝：「真的是老師，失敬失敬。妳看起來像小姑娘，竟然已畢業了當老師，妳的年紀看起來一點也不像。」

李文玲笑答：「我48年次，二十了；你今年考試，應該是18左右吧。」

謝儒慧：「沒錯，我50年次，今年18；小弟有禮了，見過姐姐。」

李文玲笑道：「乖，好孩子，我這有周六的音樂會的票，曲目是布魯赫小提琴協奏曲與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有沒有興趣一起去？」

轟一聲，謝儒慧像腦袋被人敲了一棒，眼冒金星興奮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睜得大大急忙地說：「好啊，謝謝，謝謝。布魯赫小提琴協奏曲，不就是妳正在練的嗎？妳是要考試還是表演？」

李文玲笑道：「嘿，都不是，就自己喜歡，想試試挑戰看看，還真不簡單，見笑了。嗯，」看了一下手錶，「我回來已快一小時了，不早了，今天輪到我煮飯，我該進去準備晚餐了。至於周六的時間，明天我再跟你約，好嗎？」

他們倆就這樣第一次談話，一個在五樓，一個在四樓，隔空聊了近一小時。謝儒慧興奮極了，簡直手足無措，不知如何自處，腦袋充滿了過去這一小時的所有細節。謝儒慧反覆推敲、追索其間的甜蜜元素，然而，其實甜蜜已塞滿整個腦袋，快要爆了，他急需找人宣洩。終於二姊謝儒瑩回來了，謝儒慧將所有細節反覆說了好幾遍。看弟弟這麼興奮甜蜜，姊姊也為其高興，但心裡也難免一絲憂慮：「她已有社會的基礎成就，儒慧呢？她能維持多久？儒慧能承受多大的傷害？」

謝儒慧並不常寫日記，這天卻特地留下：「幾周的陰霾，今日一掃而去，春光乍現。一聲「喂」之後，她的名字是『文玲』，喔，文玲，是妳嗎？」

隔日起謝儒慧的練琴變得很不順，一方面總覺得有人在旁聆聽並評量其練琴績效，故不免有些緊張；另一方面又擔心周六的音樂會泡湯了，畢竟「一起」到底是多少人呢？然後是否真能成行也仍在未知數，故一早在期待下午四時的到來，因此練得懶洋洋心不在焉地；時時注意對面的動靜，擬想在李文玲回家時表現練琴很認真，心情很平靜的樣子，同時呈現最佳的表現。

終於，李文玲進了家門，如常在陽臺瞧了一下謝儒慧這邊，謝儒慧隨即放下大提琴，手仍握著琴弓走向陽臺，李文玲笑嘻嘻地說：「喂，今天拉琴心不在焉喔！在想甚麼呢？」謝儒慧像是被人揍了一悶棍，一時又語塞同時兩頰隨即紅了起來，好似做壞事當場被捉到一般。

李文玲接著又說：「嘿，你這樣子真可愛，被說中了喔，有什麼心事？周六音樂會七點三十分開始，我們五點從這裡出發，先到那邊吃個晚餐再進場，好嗎？」

謝儒慧：「好啊，還有人嗎？還是就我們倆？」

李文玲：「就我們倆，票要錢的。嗯，你該去學校了吧！我也該去練琴了。那周六下午五點樓下見囉。」

謝儒慧心裡大石終於落下，興奮地道別上學去了，正離開大門時，對面五樓傳出布魯赫小提琴協奏曲的宣示奏，聽起來似已經特別潤飾過，覺得特別好聽。

終於周六早上了，雖然前晚整夜興奮地睡不著，謝儒慧仍精神奕奕如常鎮定地練琴，兩個姐姐時不時用狡黠的眼神看他一下。終於時間到了，謝儒慧四點五十五分就在樓下等了，不久，歷時三個月的仰望，李文玲終於現身跟前。一身淺藍洋裝，白色布鞋，頭髮已放下，秀髮披肩，這是謝儒慧首次這麼近距離端詳李文玲。他最喜看女生著洋裝了，只覺得她眼睛又圓又大，皮膚細白，淡淡清香，如女神般地聖潔，不敢大口喘氣，怕一口氣褻瀆了神明。

彼時是四月的春天，抵達國父紀念館時將屆六點，正是最舒適悠哉的傍晚時分。天未全暗，搭配路燈、庭園燈，微涼的風，人好景美，人生至此再無可求。離音樂會時間尚有一個半小時，這樣的安排實在太太好了，心情既好，胃口也來了，二人遂前往附近的簡餐店晚餐。這種餐廳布置素雅有緻，價錢經濟，安靜舒適，再適合學生男女朋友不過了。這是首次約會，開始的交談內容多半是各自的家人朋友與現況，再來就是興趣與人生

計畫了。

謝儒慧交代了考音樂系的心路過程，而李文玲也述說她的求學過程與教書工作。她家在屏東東港，北上讀女師專，去年畢業即分發女師專附小，現在住的地方是她的舅舅家。因著倆人的共同嗜好，因此接著開始聊起音樂，他們公認韓國鄭京和所演奏的布魯赫小提琴協奏曲是最到味的。二人閒聊竟似一見如故，竟也很自然地交換試吃對方的食物。謝儒慧點的是牛肉燴飯，李文玲則是燻雞三明治，飲料則分別是可樂與冰紅茶，氣氛融洽熱絡竟然連飲料也交換喝，好似久識的好友。

離開餐廳過馬路去國父紀念館時，李文玲左手順手挽了謝儒慧的右手手肘，正當馬路中間時，燈號突然變成黃燈了，謝儒慧遂順勢牽了李文玲的手慢跑過馬路，上了人行道後，此時情況變得有些外弛內張，然而，李文玲的手並未有掙脫之勢，二人遂十指相扣，靜靜地，心裡撲通撲通地，走進音樂廳。

因票價的關係，他們的座位是最便宜的，一百五十元一張，位在最後幾排。彼時，國父紀念館是全國最好的場館，紅色座椅與地毯，黃棕木牆壁與舞臺，黃色的燈光，走道與座位寬敞，高低差適當，由最底層的舞臺往上到最後一排座位，已是四層樓的高度了。所有座椅由一樓分布至四樓，因此屋頂天花板看起來顯得特別高聳，從後面幾排座椅俯瞰整個場館，紅色座椅、木色舞臺與牆壁、超高天花板上的水晶黃燈，搭配起來真是典雅且舒適極了。

他們找好座位後，李文玲悄悄貼近謝儒慧耳畔說：「今天看起來大概只有六成滿，前面最貴的區幾乎都是空的，等下唱國歌的時候，就準備好跟我走，一唱完國歌馬上走，要跟緊我，後面這幾區很滿，往前擠的人一定不少，所以要緊牽著我的手，知道嗎？」說完對謝儒慧眨一眨眼，俏皮慧黠一笑。

謝儒慧從未如此貼近過女性的氣息，加上這頑皮的慧黠一笑，謝儒慧幾已完全融化升天了。他也聽過音樂

會，自然知道當時音樂會的潛規則；較貴區域的票從不會賣完，總有空位，因此，一唱完國歌，後排的人就會往前搶站前排空位。他只故作不知，臉現驚訝狀，李文玲看了更覺得有趣可愛，遂情不自禁地緊握謝儒慧的手。於此同時，樂團已就位，也完成簡易的調音，指揮入場，燈光暗下，國歌響起，全體起立，謝儒慧與李文玲手指緊扣，身體緊挨對方，謝儒慧感受著李文玲的氣息，這只怕是謝儒慧這輩子聽過最好聽，且可惜地也是最短的國歌了。

這是謝儒慧此生第一次牽女性的手，整個音樂會他竟都不忍釋手，李文玲也任由他雙手握著自己的左手。謝儒慧左手托著李文玲的左手，右手在她手掌與指尖探索。嗯，這指尖上的硬塊是練琴時按弦的繭，其他地方軟嫩滑細，有些涼涼的，握起來好舒服。謝儒慧不自禁地將她的手背往嘴唇一靠，輕輕地吻了一下，李文玲未置一詞，也未縮手，只偶而轉頭微笑看謝儒慧一下。

散場後，前往公車站的途中，他們在國父紀念館園區裡散了會步，因為是周末，故散步、慢跑、跳舞、甚至放風箏者絡繹不絕。情侶對對或坐或牽手相倚閒行、或低語吟唱、或靜靜地賞月，一幅太平盛世景象，畫面美麗極了！謝儒慧最喜欣賞此景也常被此類畫面感動，無可救藥的多愁善感又升起，因怕失去這美好，心靈上就想捕捉這剎那的美好為永恆，所幸此刻佳人在側攜手相行，不然，此情此景將奈以何？

謝儒慧想起電影「倩女幽魂」中的一首美詩正合此良辰美景：「十里平湖霜滿天，寸寸清絲愁華年，對月形單望相護，只羨鴛鴦不羨仙。」不經意地深嘆了口氣就徐徐地念了出來。李文玲停下腳步，轉身望向謝儒慧道：「好美的詩，又淒涼又甜蜜，我最愛的元素，秋夜、冷湖、潔月都有了。」

謝儒慧哂道：「秋夜、冷湖、潔月？噢，我也是。我最喜愛秋冬的深夜，我愛它的深沉與冰雪聰明。哎呀，我們怎麼都那麼相配！」